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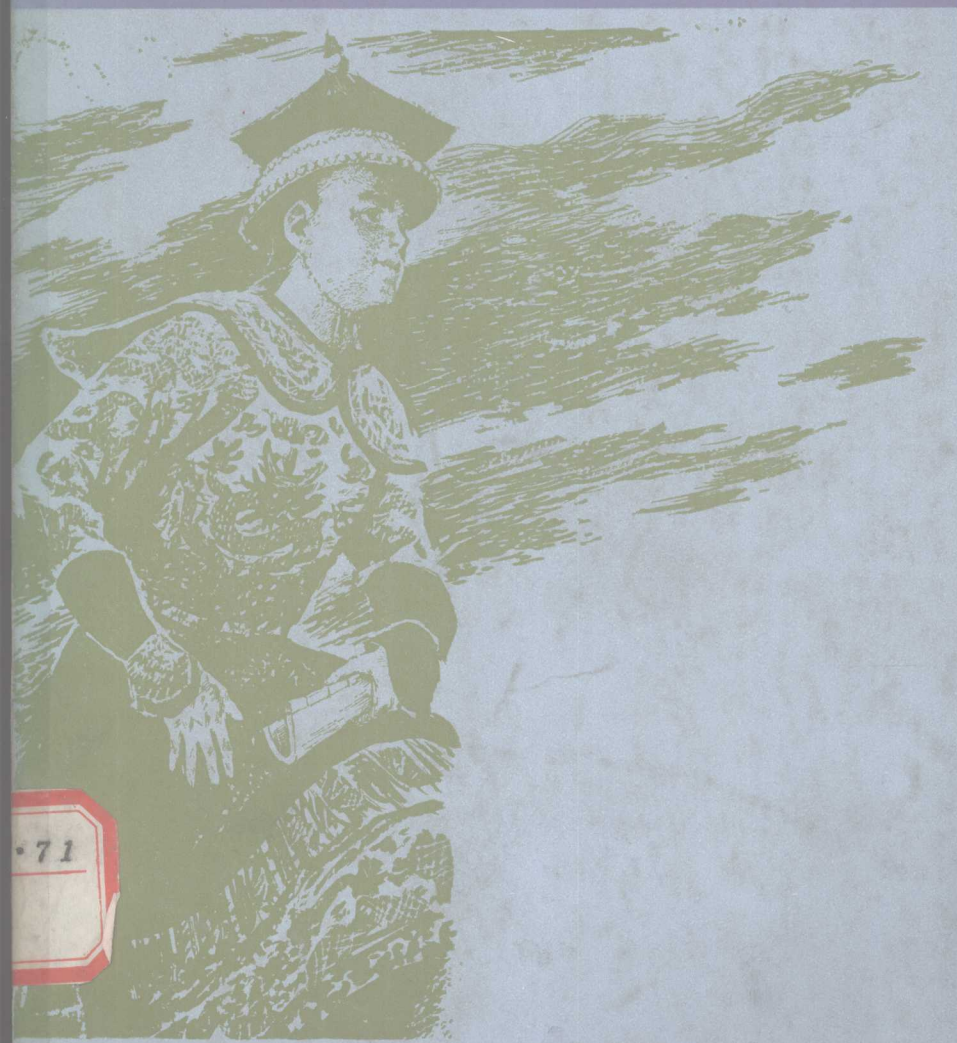
9 1985

《少年天子》 第一卷：高处不胜寒

凌 力

南方的森林

袁和平



# 长篇 历史小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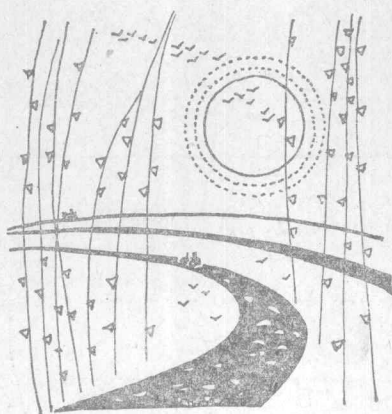
I 247.7  
178  
9

---

# 长 篇 小 说

---

一九八五年(总第九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 长篇小说

一九八五年  
(总第九辑)

## 目 录

《少年天子》第一卷：高处不胜寒  
.....凌 力 ( 3 )

写在《高处不胜寒》编后..... (174)

南方的森林.....袁和平 (175)

历史的回声 时代的画卷  
——《黄河东流去》座谈会纪要..... (282)

造“茅台酒”难.....孙武臣 (291)

青春的对话与召唤  
——关于长篇小说《青春只有一次》的随想  
.....杨匡汉 (293)

作家李準、周原、降边嘉措、吴伟、袁和平照片 .....封二

《纺织女工》(油画) .....翟欣建封三

《幽香》(国画).....裘緝木封三

《莫依特斯夫人像》.....(法)安格尔封四

封面设计 .....王 晖



# 少年天子

第一卷 高处不胜寒

凌力



## 引子

从山海关到京师，正东西走向。其间五百余里，平野广袤，峰峦起伏，滦河、白河、青龙河在川原上滚滚流淌，雄伟的古长城在燕山山脉间蜿蜒，永平府就在这山川交界的地方。

都说永平府的风水对王者不利。二十二年前，大清朝还在关外，同太宗皇帝共执国政的二大贝勒<sup>①</sup>阿敏，就因为弃守永平问了死罪。到了大兵入关，定都燕京，八旗亲贵在京师四周跑马圈地时，摄政睿亲王多尔

<sup>①</sup>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初，仍遵祖制实行四大贝勒共理国事，轮流执政。为了加强皇权，太宗不断寻机削除异己。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先后被治罪而死。唯大大贝勒代善因拥戴功受优遇。

袞<sup>①</sup>又看中永平，禁止他人圈占。不久，皇上亲政，追论多尔袞谋逆大罪，削爵削谥，籍没家产人口，“欲驻军永平以篡大位”，便是主要罪状之一。

有些亲贵却不在乎前车之鉴，多尔袞一垮台，便纷纷来永平府设立王庄、田庄。这两年山川秀美的所在，不时出现楼阁亭台点缀的花园，歇山顶的高大堂屋、卷棚式的青砖住房，一派华美富丽，乡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在老百姓眼里，永平府何止风水不好，它简直是个大劫大难之地。就说那次二大贝勒阿敏弃守永平，临行时一次屠城，将归降的明朝官员和所有百姓，不管男女老少，杀了个一干二净。后来，这里又成为明军、清军、李自成军反复争夺的战场，走马灯似地杀过来杀过去，终于无人可杀，只余下遍地瓦砾，满目榛荒。

偏偏小民眷恋故土祖坟，一俟战事南移，便络绎回到残破家园。趁着朝廷蠲免三饷<sup>②</sup>、轻徭薄赋，也仗着永平府圈地较少，居然人口渐增，耕地渐复，近年才又成为京东较为繁盛的大府。

到了顺治十年，除去南明永历<sup>③</sup>据有西南一隅，郑成功还在东南海上抗争，十分天下，八分已归大清。对于远处北方的永平，战乱已成为过去。农事方毕，秋霜初降，逢着此地最有名气的东岳庙会，三村五庄的进香赛神队伍，便从四面八方涌向东岳庙的所在地——虹桥镇。

虹桥镇的东岳庙前和通向四乡的大路口，早已布棚林立，摊贩如云了。火势旺盛的炉边，热气腾腾，勺敲锅边当当乱响，卖的是油炸果子、油豆腐，豆浆、豆腐脑、杂碎汤；提篮挎筐的小贩声声吆喝，叫卖着酱鸡、卤蛋、夹肉火烧、点红馒头；茶棚、酒棚随处可见；落花生、炒栗子、金黄柿子、山里红，更摆得一堆一堆的。小地摊最多，在兜售用麦草、箔纸编制的各种玩具：身上写着“富贵有余”字样的红鱼；手捧大元宝笑嘻嘻的“招财童子”；盛满银锭、金光闪闪的“聚宝盆”；象征福气的黑绒制蝙蝠，等等。摊

贩的主顾主要倒不是赛神队伍，而是这些来自方圆百里内的游人看客。这里既有身着直领衫、交领衫、毡帽布鞋，被满洲人称为“蛮子”的汉人，又有长袍短褂、皮帽皮靴，被汉人叫作“鞑子”的满洲人、蒙古人；既有缠腰带、背褡裢、一脸风霜的庄户人，又有长衫翩翩、满面书卷气的文人。不管是哪种人，都将在这纷纷攘攘的庙会上吃饱喝足看够，然后买点小玩艺带回家；买个“聚宝盆”，叫作“求财如意”；买只绒蝙蝠，叫作“戴福还家”。只这吉兆，就够叫人舒心的了。这就难怪太阳才上一竿，镇上已经万头攒动，一片嘈杂了。

“来了！”“来了！”镇北欢声四起，人们纷纷涌向路口，直铺出去半里路之遥。他们让出主道，翘首北望。可不是！两个村的赛神队伍已在镇外一里处的岔路口会合，仿佛地面突然生出了一片五颜六色的小树林！锣鼓喧天动地，越敲越近，盖过了一切声响，把虹桥镇那年节般的气氛，撩拨得更加红火。

一张长二丈、宽三尺的红色长幡，由一群吹鼓手簇拥着，首先进镇了！长幡白边白字，写着“庄户屯进香赛神会”。随后的十面神幡同样高大，色分黄、橙、红、绿、黑、白、蓝、紫、翠、粉，一张张非常精致漂亮；有的顶着生动的莲朵，有的悬着鲜艳的流苏，有的垂着长长的飘带，彩线满绣的流云海水、花草鸟兽，围绕着一行行或白或黑的斗大汉字：

“敕封北极悬天真武大帝”；

“敕封天仙圣母碧霞洪德元君”；

“敕封忠义仁勇伏魔关圣大帝”；

“敕封五湖四海行雨龙王”；

① 睿亲王多尔袞，是清太宗皇太极之弟、顺治帝之叔。皇太极去世时，顺治帝年幼，多尔袞为摄政王，总揽朝政大权。顺治七年病死，次年追论谋逆罪。

② 三饷：即明末最苛重的辽饷、练饷、剿饷，三饷加派，超过正赋数倍。顺治元年免除。

③ 南明永历朝其时据有云、贵、桂及川、粤部分地区。

“敕封山神土地财神三圣之神”；

“敕封青山水草马王元神”；

“敕封山川地库煤窑之神”；

……

每面神幡前都有数人抬着一尊神像。神幡神像之后，便是庄户屯拿手的过会：五虎棍，秧歌，十不闲。色彩缤纷的队伍载歌载舞，变换行列，煞是好看。路两旁人群涌动，喝采叫好不绝。最热烈的一声满采，抛给了手持头幡的那位壮汉。二丈长的幡旗，碗口粗的撑竿，加起来重量不下百斤，他竟把竿底顶上肩头，前额和肚皮，高高的幡旗摇摆着看看要倒，惊得人们尖声怪叫，他却快移脚步，轻扭身躯，刹那间恢复了平衡。

“北地民俗果然粗犷，也就难免粗俗！”人群中一个身着紫红漳绒披风的文士对同伴大声说，力图压过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他的同伴看他一眼，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猛然间，一派箫笙管笛，歌吹盈耳，又一队赛神行列进镇了，长长的黑色头幡上，一行白色大字格外醒目：“马兰村进香赛神会”。

犹如海面刮过一阵烈风，人群中顿时卷起一重兴奋的大潮。疯魔了似的观众，你推我拥，拚命朝前挤去，后边有人合掌念佛，前排又跪倒几位老妇人频频叩头。原来，头幡之后，那绣满绿竹、白底红字、大书着“南无南海观音菩萨”的神幡，冉冉而至，幡下的观世音却是活生生的真人所扮：云髻高耸，顶着雪白的佛巾，两绺青丝轻飘飘地垂向胸前，长眉入鬓，杏眼半垂，朱唇微努，粉腮娇艳，眉间一点佛痣鲜血似的红，一手托净瓶，一手持柳枝，一动不动，活脱脱是“净瓶观音像”的再现。难怪采声如潮，压过了锣鼓吹打；难怪有人随着这面神幡一步一揖、三步一叩首地同往东岳庙祈福。

“好一个南海水月观音！”着紫红披风的文士眉飞色舞，鼓掌大喊。他的同伴却拈着胡须看呆了，半天才喃喃地说：“宝相庄严，宝相庄严！真如青莲化出，狮驯象伏，令人尘心顿洗！……值得访他一访！”

着紫红披风的文士哈哈一笑：“我料他不过三流歌童，笑翁其有意乎？”

“什么话！你初次北上，还不知道，如今京师风浪荡妖淫，不堪入目至极。此童姿秀神朗，眉目轩爽，若能有所成就，堪扫梨园颀风也未可知……”

两人谈论间，神幡神像、高跷、旱船、狮子舞渐次过完，路边观众也在队尾合围，簇拥一团，进镇去了。

“二哥！二哥！……”一个尖细的嗓音，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在这浩大的喧嚣中，只象滔天海浪里响了个水泡。但因近在耳边，两位文士却听到了，转脸看去，是个穿红袄的小姑娘，正在人群中拚命挣扎、推挤，极力跑向前去。她汗水涔涔，面色惨白，瘦瘦的小脸仿佛被惊恐的大眼睛占去了一半，小嘴艰难地翕动着，令人联想到一条被大浪抛上沙滩的小红鱼。留须的文士忙对小姑娘喊道：“当心！你要给挤坏了！”

她嘴唇哆嗦着问：“大爷，马兰村的过去了没？”

“就在前头。来，我领你去追。”

另一位文士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举步随行。

小姑娘一见着本村的人，顿时放声大哭，喊道：“二哥！大叔大伯！……双头蝎领着好些兵爷圈地来啦！……”

这呜呜咽咽的尖细声音，赛过晴天霹雳，马兰村赛神队猛然一静，跟着“呼”地围拢上来，幡旗、神像、旱船、高跷和两头夹杂着金箔丝的卷毛黑狮子，花花绿绿、高高大大、神神怪怪，把个又瘦又小的红袄女孩围在正中，问话象密密的冰雹直向她砸去：

“怎么回事？”

“圈谁家的地？你倒快说呀！”

“哪家的兵爷？鞦韆子还是假鞦韆子？你看清了吗？”……

众人七嘴八舌，心如火燎，小姑娘却听不清任何一个问话。那个搽了一鼻子白彩的跑旱船的“艄公”，急慌慌地拨开人群，一把抓住小姑娘的肩膀：“梦姑！你……你跟我说清了，到底怎……怎么啦？”



小姑娘抹了一把泪：“二哥，你们才出村不多时，王用修那个双头蝎，就领着好些兵爷骑着马进村了。他怎么指，兵爷就怎么圈。说是投充给佟皇亲家。头一个就圈的咱家佃他的那三十亩地！”

“艄公”结巴得更厉害了：“这地……他不是早就投……投充<sup>①</sup>给安……安王爷家了吗？”

小姑娘一口气接下去说：“我跑出来那阵，他们又在圈袁奶奶、赵大伯和同春哥家的地……”

标致出众的“观音大士”登时跳了起来，直眉瞪眼地大叫：“凭什么圈我们的地！前年刚圈过，才换过来的！……”

“老天！我家的地明明是祖产啊！”吹笛子的老头悲愤地捶着胸膛。

“艄公”一把摘下头上的破草帽，慢慢地在胸前揉成一团，暗声说：“我……我得回去……”

一呼百应，村民们急得吼成一片：“走！都回去！……快！”

他们把神幡倒下来抬着，把高跷解开来扛着，把早船拆散了背着，不顾四周惊诧的目光和议论，掉转头，救火也似地冲出了虹桥镇。

两位文士目送这股逆流，颇有感触似地沉默片刻，留须的一位忽然说：“文康，我们跟去看个究竟！”

另一位轻悠悠地一笑：“南有冤狱，北有圈地。我身涉冤狱而不知圈地情状，算不得知天下事。理当同去。”

两人骑着马，也没能赶上跑得飞快的马兰村赛神村民。一进村，但见十一面长大的神幡靠放在村头大树上，一尊尊神像，排列在道路两旁，而那些身穿红绿彩衣行头、一脸脂粉黛色的村民，早已散进村南开阔的川原，象棋盘上摆满的棋子，一个个守护着自家的田地。村边一棵老槐树下，站着几列手持蓝色小旗的骁骑兵。许多百姓围着两个人跪求哀告、哭叫争辩，吹笛老头、“艄公”、“观音”和红袄小姑娘也在人群当中。被围的两个人中，一个显见是骁骑兵的领队，另一

个精瘦的中年男人，看来就是那个号称双头蝎的王用修了。领队想必是不耐烦了，掏出鞭子，左右开弓地一顿猛抽，打得村民们抱头哀叫。他大喝一声：“圈！”骁骑兵们嗷嗷怪叫，放马狂奔，在一大片田地周围插满小蓝旗。一个村民扑跪在地头，呼天喊地、捶胸恸哭：“我的地！我的地呀！……”

那位“观音大士”的云髻、佛巾和净瓶，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变成穿着肥大白道袍的秀美少年。他蓦地暴跳而起，照着那双头蝎的肚子，一头猛撞。双头蝎一个跟头摔出去好远，但他立刻腾身站起，青黄的面孔毫不改色，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他眼看两名骁骑兵用长枪逼住少年，阴沉着脸，微微点头，随后扭头不顾，十足的有恃无恐。

少年愤怒的面容仍然显得俊美，眉间那颗殷红的佛痣格外鲜艳醒目。两名骁骑兵猥亵地笑着，满嘴辽东口音地说着风话，长枪这边一伸，那边一拦，象猫耍耗子似地拿少年取乐。不料少年身手矫捷，左避右闪，他们捞不着一点便宜，登时急了眼，动了真。少年心慌，撒腿就跑，骁骑兵拍马追去，长枪的枪尖只在少年后心弄影。银光忽地一闪，少年叫声“不好！”纵身一跃，就地急速地打了几个滚，但那飞起的一枪还是刺中了他的左臂。他一把按住伤口，殷红的鲜血从指缝间渗流出来。少年一扬脑袋，眼睛喷出怒火，一脸豁出命去的倔强神态，挺胸正对一拥而上的骁骑兵和他们的长枪。

“嘎啦依里剌<sup>②</sup>！”一声大喝，仿佛炸响一个暴雷，只见人影飞动，刀光闪闪，“嗖”的一声响，两支长枪枪尖连着红缨突然一齐落地。冲在最前面的两个骁骑兵大惊，一勒缰绳，战马扬蹄嘶鸣。一位壮实得象铁塔似的老满人站在他们和那小蛮子之间，用快刀削掉了他们的枪尖。更令人惊异的是，这老满人尽管衣袍敝旧，却佩着皇族的标志——红带子。这些骁骑兵们显然属于汉军旗，立时傻了眼。

① 平民个人或全家随带土地房产，投靠旗人为奴，以求庇护，称为投充。

② 满语：住手。

老满人挥刀大骂：“阿济格居色波哀特拉拉波阿衣巴图鲁色木比！”①他说的满语，骁骑兵们可能全都没听懂，但都吓得跪倒了，静听着甩过来的一串臭骂。只有最后一句他们听得明白：“多霍罗②！”他们立刻照办，恭恭敬敬地叩了头，乖乖地拉马走开了。

老满人愤愤地将腰刀入鞘，对谁也不理睬，倒背着双手，大步回村去了。

“同春哥！”红袄小姑娘直扑过来，面无人色，大眼睛里满是惊恐和怜惜。她一把托住少年的左臂，结结巴巴地说：“你伤，伤着啦！……”一语未了，眼泪倒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少年脸一红，勉强笑道：“擦破点皮，不碍的……”

村民们终于聚在一处，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好几个人嚷出了声：“告他！告他去！”

“没了地，叫人怎么活？告！”

“哪怕告御状呢，豁出去了！”

两个文人走近村民，想要弄清来龙去脉。谁知村民们对他俩一打量，立刻变了神色，眼睛里透出一股冷冰冰的敌意，象避瘟疫似的纷纷躲开了。

穿紫红披风的那位打了个哈哈，说：“你我的装束把他们吓跑了。”

确实，他俩的便袍、便帽、披风，都是满洲式样的。村民们虽然都已薙发留辫，但衣裳大都是前明通行的交领衫、直领袄，妇女还是短襦、长裙、发髻，全套汉家服饰。留须的一位不禁深深叹了口气。

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站在一边筒着手看热闹。仔细端详，他竟是个身着袍褂马靴、头戴皮暖帽的满洲娃娃。留须的文士招呼他：“哈哈珠子③！哈哈珠子！”

那孩子高兴得一蹦，跑了过来，用流利的汉语快活地说：“哎呀，你会说我们家的话！”

“告诉我，哈哈珠子，这个王用修是什么人？”

“呸！那个坏东西，双头蝎子，一个臭投充。不就当了个粮户小头目吗，他最爱欺负人啦！”

“一个投充人，就这么霸道！他投的哪一

旗？”

“你连这都不知道？他是安王庄下的粮户呀！”

留须的文士一惊，张了张口，问不下去了。他的同伴似笑不笑地望着他。他定定神，又问道：“那位红带子是什么人？我好象有点眼熟。”

孩子自豪地一挺胸脯：“他是我的玛法④呀！”

“哦？你们是哪个旗的？怎么住在这儿？”

孩子脸一沉，喊道：“我不告诉你！”说罢扭头就跑了。两位文士瞠目相视：这古怪的地方，有这许多古怪的事，古怪的人！他们从虹桥镇跟到马兰村，大致已窥到了真情。两人心里都有事，一时竟沉默无语了。

后来，穿紫红披风的一拍同伴的肩膀，道：“笑翁，安王庄我就不去了。我那狱事回京师另设法吧！”

笑翁看看同伴清秀白皙的面容，触到他眸子深处的冷光，沉吟片刻，说：“也好。你我双管齐下，或许更能早日见效。”他仿佛无意地又添了一句：“一个王庄投充人如此作恶，安王爷不会轻轻饶过。”

穿紫红披风的轻声一笑，说：“那么，我在京师候你？”

“一言为定！”

马兰村口，二人拱手作别。

## 二

惊蛰方过，一场春雪又不歇气地下了一天一夜。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屋顶、楼台、道路，遮掩了一向的纷乱和肮脏。熙熙攘攘的京师南城，一时变了模样。街上行人稀少，小黑驴载着主人，不紧不慢地穿街走巷，撒下一路清脆的串铃响。驴蹄在雪地上翻出一个个银杯似的印痕，随即就被紧跟身后的仆

① 满语：欺负小孩子，算什么英雄？

② 满语：滚！

③ 满语：男孩子。

④ 玛法：满语爷爷。



人踏碎了。

转进莲子胡同，小黑驴竟自踏上一处朱红大门的石阶，蹄声得得，串铃丁当，吓得门丁一把拦住，大声叱道：

“你这人，讲理不讲理？怎么骑驴往人家里闯？……”

驴背上的人推开风帽，露出一张笑咪咪的脸：“你家主人就好标新立异，没有道理好讲的！”

门丁喜得一跳：“啊呀，是吕爷！”他转身对门里高喊道：“吕爷来啦！”里面一递一声地重复着向内通报。

“笑翁！你到底来了！等得我好苦！”有人一路喊着，转过影壁，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双手扳住来客的肩膀，笑道：“雪天故人来，大吉大利！”

来客搔着胡须笑吟吟地说：“不堪长途跋涉苦，却策蹇驴入绿竹。在下刚从永平府来”

他们抬头对门上篆体匾额“绿竹园”三字一望，同声大笑。二人相携进门，过影壁，入游廊。数月前他俩在永平马兰村分手，至今才得重见，自然很是愉快。这位绿竹园主人显得格外潇洒豪爽，笑着说：“园中红杏将开，不料飞雪又来。春寒料峭，不亚于寒冬哩！”

来客略一沉吟，低声说：“文康所托，极是不巧。安王爷还未来得及过问，便拜宣威大将军，统兵戍防归化城去了。有负老友，惭愧得很！”

主人眼里掠过一道失望的阴影，旋即笑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又何必挂怀？我原本未抱多少期望，已托了别人……”

这是两位江南名士。来客姓吕名之悦，字笑天，家在钱塘人称笑翁。他四十三四岁年纪，长髯及胸，神态蔼然，眼睛里常含笑，令人可亲。主人陆健，字文康，籍贯仁和，世家子弟。他面白无须，眉黑发青，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仍然显得年轻，不失一翩翩佳公子。只有特别留意，才能发现在豁达、从容风度的掩盖下，他眼睛深处的冷漠

和无情。钱塘和仁和同属杭州府，两人早年就诗酒唱和，十分相投。国变之初，吕之悦因文名受聘为一位满洲将军家的塾师。陆健却因人诬告谋反，陷入了江南十世家狱。这件牵连江南最大的十家士族的案子，延续数年，时紧时松，始终不得结案。陆健仗着万贯家财，上下打点，也仅买了个不入狱受辱的处境。这次他北上进京设法解脱，正巧与老友重逢。原来吕之悦随东家进京后，被满洲亲贵中的“南派”安郡王慕名延为宾客，便自告奋勇要为陆健向安郡王说项。安郡王出猎永平，在王庄驻蹕，于是才有二人同往永平之举。可惜终未成功。

陆健正想说一说他在京师活动的情况，身后“喀吧”一响，他警觉地连忙回头，是吕之悦的仆人碰断了一根树枝。可怪的是，他憨憨的脸上竟一无表情。陆健不由看看老友。

“不得事。他老实可靠。”吕之悦笑笑。

“不是聋哑痴呆？”

“记得去冬那场大雪吧？永平府冷得异常。我深夜归家，在门前被他绊倒，只当他是冻毙的倒卧，不料心口尚温，抬他进屋慢慢焐热，天亮时才苏醒过来。问十句不答一句，似有几分痴呆。后来听他片言只语，是因田地被困才流离失所的。我看他心地纯良，便留下了。”

陆健又看那仆人一眼，点点头：“怪不得。”

说话间他们已到花厅门首，陆健道：“你来得正巧。我今天约请在京的南边故交旧友聚谈欢饮，尽都是愤世嫉俗、不得志的文人骚客！”他撇着嘴，嘲讽地笑笑，接着说：“还叫了庆乐小班助兴。京师戏班多如牛毛，唯此一家尚有苏昆味道。”

花厅里一阵阵哄笑，有人鼓掌，有人喊叫。

“来吧，给你一一引见。好多朋友都对你仰慕已久了……”

“不必不必！”吕之悦连连摆手：“你还不知我？最爱独坐独酌，听诸人言，观诸人行，

细细品味，其乐无穷。待聚会终了，我将各人姓名性情说给你听，如何？”

陆健哈哈一笑，领老友进了花厅。在这宽敞华丽的厅堂里，充溢着酒香和薰炉飘出的檀香气息。十多个人或坐或立，围着正中一张镶大理石的紫檀雕花圆桌，大说大笑。花厅东西两侧，用四套相同的紫檀雕花短榻、台几和太师椅，隔出四个小间，面向正厅，若断若连。各小间布置不同：或以山石盆景取胜；或悬琴剑、列古鼎；或陈书画以悦情；或供鲜花以迎客，最宜于清淡品茗。吕之悦舒服地向短榻上一靠，顿觉梅香扑鼻。数盆古梅怒放，为这精致的小间平添了一派江南风韵。吕之悦推陆健出去，愉快地说：

“去照看客人吧！让我在红梅花下享享清福！”

陆健笑着走回正厅。两个书僮正扶一位醉者离席。此人眼睛都睁不开了，却还扬眉挺胸，口齿不清地吟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摇摇晃晃，“咕咚”一声躺倒地上，招得众人鼓掌大笑。

陆健端起桌上那只光华灿灿、镂刻着凤凰牡丹花色的双耳银瓢，眼睛遥遥呼应着吕之悦，笑着大声说：“我再讲一遍：这只银瓢容酒三斗，能胜饮不醉者，银瓢奉送。自昨日始，已醉倒二十八人，还没有能把此瓢拿走的。难道此瓢终将无主吗？……”

院中一声“客来！”一个年轻人打中门阔步而入，喧闹声戛然而止，靠门边的几个人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好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但见他月白风帽，月白长衫，一领湖色披风飘在身后，细眉长目，隆鼻朱唇，皎如玉树临风，有飘飘欲仙之概。他登上台阶，直入正厅，扫视一下一双双流露出惊诧和赞美的眼睛，傲然一笑，大声道：

“来！银瓢注酒！”

书僮赶忙奉上斟满美酒的银瓢，他接过来，对酒面轻轻一吹，然后如长鲸吸川，几大口就吸去了瓢中酒的一小半。他仿佛来了兴致，一甩头挥去风帽，一伸手撩开披风，

“咕嘟咕嘟”不歇气地开怀畅饮，直喝到头仰身倾，银瓢倒扣。他高声赞美道：“好酒！好酒！”一手倒拿银瓢向众人示意，随即掷给身后同来的小奴仆，甩开大步，出厅下阶，扬长而去。

人们既惊又骇，谁也不认识这位豪气四溢的奇人，只是呆呆地目送他那狂放不羁的背影。座中一位半醉的中年文士忽然惊醒，大叫一声：“元文公子，好自在呀！”

众人惊叹不已：原来他就是江南世家昆山徐府的公子徐元文啊！主人随那中年文士急忙追上去挽留，宾客们则议论纷纷，说起这位徐公子的才名轶事：

“……人都说他年方髫龄，已具公辅之量。一日自书馆回家，过门槛时偶然扑倒地上，他的父亲扶他起来，戏曰：‘跌倒小书生。’他应声而对曰：‘扶起大学士！’……”

“正是正是！前些时他去拜会从叔祖徐御史，御史竟然冠带朝服接见。左右从人都说：‘孙拜祖，何须如此？’徐御史道：‘诸公不知，此子乃徐氏南来之秀！’……”

“知道吗？他的亲舅父就是一代大儒顾亭林先生啊！”

“所以嘛，云游两京，浪迹天涯，至今不曾入仕……”

中年文士随主人陪着徐元文回到正厅，一面喋喋不休地絮叨着：“……除非你从头到尾写出来，我决然不信！”他转向众人：“前日，我二人相约去看一座古碑，碑很高，难窥全篇。当时徐公子站在人肩上横阅上截，站立地面横阅中段，又蹲身横阅下截，便说碑文已了然在胸。我总不信。眼下要请他当众书写！”

众人顿时叫好，纷纷嚷着要一饱眼福。徐元文只是微笑，并不说话，除下披风，径直走到窗下铺设纸笔砚墨的长桌边，提笔蘸墨，一行行流利清秀的瘦金体大字便落在雪白的宣纸上。人们围上去观赏，不住啧啧称赞。

徐元文终于把笔一搁，含笑对中年文士说：“巨源兄，请验看。”

许巨源浓眉一挑，爽快地说：“碑文七百字，一字不差；书法情悖秀雅，一笔不苟，

绝才无对！绝才无对！我许巨源今日五体投地！”说着，对徐元文一揖到地。

陆健拍案叫好，说：“能使巨源折腰，自是天下奇才！只这笔字，便令我佩服之至。所谓吾目有神，得见奇书妙文；吾腕有鬼，今生仅能涂鸦了！”

知道陆健素来写不出好字的宾客们，哄堂大笑。笑声中，又有两位年轻文士步入。穿红衫的一位边走边嚷：“喝，好高兴！已经是高朋满座啦！”

陆健迎上去笑道：“振邨兄，明明是你来迟，反而喷有烦言，该罚酒三斗！”

“不敢不敢！”李振邨大大咧咧地一挥手，笑道：“官身不由己，有公事耽搁，怪我不得。”他撇开主人，回身让过他的同伴，面向众人，大声说：“我来引见，这位是嘉兴秀才张汉！”他那神气，仿佛引见的是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

张汉相貌异常俊美，谦恭地向四方作揖示意。

“此人自诗、文、画之外，琴棋剑器，百工技艺，细而女工刺绣，粗而革工缝纫，无不通晓。我辈虽有十指，但笨如悬锤。此子不知是何种慧性，一能至此！”李振邨说得兴高采烈，亲昵地揽过张汉：“来，就此作画题诗，求教于诸君！”

许多人对李振邨旁若无人的轻狂样子不以为然，碍着主人情面，只得凑趣地围上去观看。

陆健把李振邨拉进只有吕之悦在座的小间，问道：“有什么公事？突然这么忙？”

李振邨是宾客中唯一的官身，任刑部清吏司主事。他一晃脑袋，卖弄地说：“有什么办法？昨天有人在午门外持刀剖腹而死，怀中藏有诉状，状告圈地。谁不知道圈地案子堆积如山？偏他等不及！害得我们翻案卷就忙了一上午，还得查他有没有到通政司衙门击登闻鼓告过大状。”

“查清了？”

“那么容易！上千份案卷呢！……他倒聪明，跑午门前面一开膛，就得先尽着他啦。”

“唉，只要能还他田地，让他子孙有靠，也值得。”

“这就难说了，”李振邨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三个月前有个永平府民人击登闻鼓告大状，也为圈地，说是县里府里都不肯受理。刑部一看也傻眼啦：事关安王爷和佟皇亲，棘手得紧，谁敢承审？至今还撂在那儿呢！”

“这么拖下去，不成积案了？”

“哼，除非他也去午门自刎！只有惊动了皇上，或许还能有个了结。”

“那么……”陆健皱皱眉头，压低嗓音：“我托你打听的事儿呢？有没有活动余地？”

李振邨的眉头也蹙紧了：“这事儿更难。王爷们兼管六部，话都不敢递……况且这十世家狱年代太久远了……”他连连摇头。

陆健咬了咬牙。忽然，有一团彩色在侧后方闪了闪，他扭脸一看，脸色突变，低声喝道：“躲闪什么？出来！”

两个衣着华美的优童从雕花隔扇后面转过来，在陆健面前局促地并排站定。李振邨惊讶地嘬着嘴嘘了口气，坐得稍远的吕之悦也惊奇地扬扬眉毛：好一对玉人儿！

“莲官，你有什么事？”陆健淡漠的眼睛突然寒光闪闪。

“我，我，”那个身腰细瘦、面如桃花、娇怯得象个女孩儿的优童红了脸：“给客人送茶……”

“云官，你呢？你不是不肯出面待客的吗？”

云官虽也美貌俊秀，但眉宇间总浮动着一股英气。他低头一躬，挪后两步，好象要退下，犹豫片刻，又走上前，指指吕之悦身后的仆人，朗声道：“公子爷别生气。我们远远瞧他象是我们同乡。”

陆健、李振邨、吕之悦一起掉头看那仆人。他垂眼低眉，憨憨地无所表示，只是后来摇了摇头。两个优童互相看看，满面疑惑地退下了。

许巨源一头冲进小间，嚷道：“主人家还不去瞧瞧，眼看要起一个昭君社啦！”

原来，张汉以泼墨写意的濡染大笔，作



了一幅昭君出塞图。这个老题目不知怎么一下子触动了在座文人，竟不顾“胡”、“番”这些极其敏感的涉嫌字眼，纷纷向图上题诗。李振邨自然竭力为张汉吹嘘，张罗，陆、吕二人只得细细看下去。出塞图不见精彩，但张汉的题诗令人注目：

莫怨丹青画丑身，莫嫌明主遣和亲。  
当初若不嫁胡虏，只是官中一舞人。

诗里热中成名的意念，使陆健不由得看看张汉。他正在跟人谈笑，发现陆健的目光，立刻对他殷勤地连连点头，奉上一脸略带媚态的笑。陆健冷冷颌首而已。

多数诗脱离不开哀其不幸、怀才不遇之类的伤感，尽是俗套。唯有画幅一角，有一首用刚硬平正的楷书写出的绝句不同一般，连用墨也比旁人浓黑：

骊山举火因褒姒，蜀道蒙尘为太真。  
能使明妃嫁胡虏，画工应是汉功臣。

诗下大书五字：湖广熊赐履。陆健用目光在宾客中找到了他：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清瘦、静默，黑黑的面孔很严肃。他本人也和他的诗一样，使陆健觉得有如暑月怀冰，凛凛然有秋霜气。

有神童才子之称的徐元文却没有题咏。看他对张汉的搭讪不爱理会的样子，想必是不屑为之，或者是不愿涉嫌？……

评点诗画，又热闹了一阵，主人把众人请进客厅，戏宴款待。吕之悦嘱咐仆人：“阿福，不用老跟着我，到后院吃饭去吧。这边戏酒有半天耽搁呢。”

阿福抬头，眼里亮闪闪的似有泪花。他对着主人跪下去，叩了三个头，站起来转身走了。吕之悦对他踽踽而行的背影望了片刻，摇摇头，踱进了客厅。

阿福大步直奔大门。背后一声喊：“乔梓年！”他浑身一哆嗦，不由得站住了。云官追上来拦住他的去路，一把拉住他的手：“梓年哥，你……”

阿福一言不发，脸上呆呆的，没有表情。云官用力摇晃着他：“梓年哥，你怎么

啦？……我是同春啊！”

阿福脸上掠过一阵痉挛，摔开同春的手，推了他个踉跄，甩开大步走了。同春任在那里，手足无措。只是在跨出门槛的一瞬间，阿福回头看了一眼，翕动厚厚的嘴唇，无声地喊道：“同春……”他猛一转身，两颗豆大的泪珠“啪嗒”一声摔在了地上。

客厅里酒热菜香，笑语喧哗。台上正演着许巨源的新作《南渡记》。随着剧情发展，笑声一浪高过一浪。

第一出是李自成进北京，明朝进士、户科和兵科给事中陈名夏、龚鼎孳投降，被授为直指挥使，巡查北城。两人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第二出，清军入关，李自成败走，陈名夏、龚鼎孳吓得逃往江南。他们抖着水袖，丧魂落魄。第三出，二人逃至杭州，追兵蹑踪而至，一时情急，躲到岳坟前铁铸秦桧老婆王氏胯下。正逢王氏月事，当追兵过后二人出来时，头上尽是血污……

事实上，龚鼎孳降清后曾升任左都御史，不久又被罢免；陈名夏才高品劣，虽然现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却被人人唾骂，满、汉都瞧他不起。《南渡记》以他们为靶子，既少忌讳，又很出气。所以，当两人走出王氏胯下，满头满面污血淋漓时，举座狂呼叫好，喧闹声险些掀了屋顶。

“啪！”一声山响，清瘦、缄默的熊赐履拍案而起，大喝道：“岂有此理！不成体统！”他虽气得满面通红，却在强自抑制，好不容易换了冷静一点的声调：“污秽如此，焉可入目？快取清水来！”

人们瞠目相视，难道此人要作法事？童仆连忙捧上一盂清水。熊赐履背对戏台，面朝大众，从容取水清洗双目，然后闭眼肃立片刻，大步走出客厅。众人先是愕然，随后哄然大笑，一时“假正经”“假道学”的喊声响遍客厅。唯有张汉有礼地微笑着出神。正如从他那张漂亮的面孔上看不出年龄一样，人们也弄不清他微笑的含意。

笑骂声渐渐停息，一个低沉悦耳的声音格外清晰：“诸君何需嘲笑熊公子！此人严正

耿直，道学深湛，来日方长，不可限量。”说话的是笑容可掬的吕之悦。

陆健笑道：“笑翁应许他什么？”

吕之悦捋着须髯，说：“一代宗师，道学大家。诸公子孙将争列门墙。”

“那么徐元文徐公子呢？”

吕之悦象吟诗般颇有滋味地说：“其淡如菊，其温如玉，其静如止水，其虚下如谷。有经世之才，具宰辅之量，大器也。”

许多人都不相信地笑着交换眼色。徐元文给众人的印象并非如此。唯有徐元文本人不自觉地抓紧自己的手腕，眼睛里闪过一道惊愕的光芒。

张汉坐不住了，挨上前深深一揖：“请笑翁赐教。”

吕之悦眯眼看看他，笑道：“且赋诗言志。”

张汉挺胸凹腹，神采飞扬地吟道：“十年勤苦事鸡窗，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

许巨源也赶来赋诗言志：“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

吕之悦点头笑道：“张子十年勤苦，仅博红楼一看，当为风流进士。许子嘛……”他望望浓眉大眼的许巨源，停了片刻，才说：“许子虽寒，必当大用。”

张汉又高兴又懊丧，脸儿红扑扑的；许巨源哈哈一笑，并不介意，各回席上。

陆健悄声问：“笑翁，你看许巨源，似有难言之隐？”

吕之悦低声答道：“英华太露，诚恐不寿。”

“那么，你看我呢？请直说。”

“你？半世坎坷，晚来得福。”

陆健笑开了：“我的事你都清楚，自然说得好看！”

吕之悦笑而不答，指指戏台。新剧之后接演旧剧，《西厢记》的《楔子》已经上场了。

傍晚，天又开始下雪，戏酒才罢。优童们随着主人送客，一路说笑，十分热闹。刚到前厅，听到门外一片喧嚷，跟着，门丁领

进来两名官差。官差急匆匆地跪倒在李振邨跟前：

“禀大人，下午又有人在午门前自戕身亡。掌印尚书命刑部官员立即回署。”

众人吃了一惊。到处找不到阿福的吕之悦和云官、莲官兄弟，顿觉一股寒气掠过，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李振邨忙问：“知道详情吗？”

“他怀里藏着诉状，也是为了圈地，自称永平府民人乔梓年。”

莲官“呜”地哭出了声。李振邨领着张汉急忙随官差走了。众人沉默着、低头缓行，神色惨然。借一天戏、酒消却的失意愁绪，又被勾起。

门丁呈给陆健一封信。他随手拆开，寥寥十数字，个个都写得很大，很潦草：

“江南十家谋反案风声日紧，诬告者辈出，君将被陷拿问，速逃。”

陆健团起信纸，紧紧捏在手中，说不出心头是什么滋味。漫天飞雪，撒下一阵阵悲凉。吕之悦悲哀的、突然苍老的眼睛；云官煞白的脸上那双颤抖的黑眉；莲官那幽幽的不绝如缕的哭泣；还有友人们一张张消沉的、惨淡的面孔，谁的心头，不是黄连一般苦啊！……陆健只觉满腔哀愤，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手攀前庭冰凉的太湖石，恨不得痛哭一场！可是他觉得自己被捆住了，挣扎不开，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喷发而出的，却是一阵狂笑，一阵惊心动魄、令人震悚的狂笑，跟着，一支数百年流传不止的兴亡之曲，突然从怪石中迸出，在飞雪里震响：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官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陆健引吭高歌，一步步登上山顶木亭。歌声更加激越慷慨，高入云霄，催人泪下。他素谙音律、善于度曲，梨园高手不敢比肩；又不时粉墨登场，以示玩世不恭。但他从来不曾唱得象今天这么出色，这么动情，

直唱得两行清泪顺着腮帮滴下。友人们听得忘了辞行。围墙外，立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侧耳细听的过路人越聚越多，黑压压的一片。

歌声停了。但袅袅余音，仍在天际缭绕，在听者的心头萦回：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 第一章

五凤楼上，钟鼓齐鸣。钟声沉重又辽远，响彻北京古城的每一个角落，庄严地宣告：皇帝出巡！

“啪！啪！啪！”静鞭山响，这是在静街。多数住户早在听到钟鼓声时就已奉命回避，闭门不出，谁胆敢开窗窥视，定被巡街的捕快问罪。胡同口一道道栅栏都已关上。只有少数来不及躲开的小民，听到鞭声便立即匍伏，绝对不敢抬头。

开道红棍，黑漆描金，由一对对銮仪兵高擎着走过。跟着便是由鼓、仗鼓、板、龙头笛、金、画角、金钲、小铜号、大铜号等组成的浩大乐队，一百五十多位乐师合奏着饶歌大乐“布尔湖”。小铜号圆润嘹亮，八管齐奏，以悠扬的旋律歌颂着满洲先世；大铜号四尺多长，八管同吹，震耳欲聋；四面铜鼓的敲击声比乐曲声传得更远，震得地皮簌簌发颤。乐队之后，三百多红衣銮仪兵执掌着一百多对卤簿：伞——黄、红、白、青、黑、紫等色的龙纹伞、花卉伞、方伞、圆伞；扇——鲜红、金黄、单龙、双龙、圆形、方形、鸟翅形；各色幡、幢、麾、节、髻，锦绮辉煌；一百零九面各色旗纛在风中招展，灿若云霞；枪、戟、戈、矛、钺、星、卧瓜、立瓜、吾仗，朱红的杆，纯金的头，显示着皇家的富贵和威风。浩浩荡荡、绚烂夺目的銮仪，导引着一顶黄幔软金檐暖步舆。十六名抬舆旗尉，头戴豹皮帽，身穿红缎织小葵花长袍，步伐整齐，又稳又快。紧跟步

舆，是一把曲柄绣金黄龙华盖。两班举着豹尾枪、佩着弓箭大刀御前侍卫分列华盖两侧，紧紧护卫着御舆。再后面，是捧着金香炉、金香盒、金唾壶、金盆、金瓶、金交椅、金杌等物的一大批太监。最后，是护军营的三百名精锐骑兵。辉煌的大队，在徐缓、庄严的乐曲声中静静前进，象一条彩色缤纷的河，向南流动。——这是皇帝排设仪仗中的第三等：骑驾卤簿，只用于皇帝巡幸皇城以外。

宣武门北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总是那么繁忙热闹。因为地处南北城交界，南城的汉人和北城的满人都爱在这里交易买卖。今天早早就净了街，店铺关门，通衢阒无一人。道路上积雪扫得干干净净，撒上一层细湿黄沙，免得御驾行经时扬起灰尘。

一座淡灰色的三尖顶天主教堂岿然耸立，高出四周民房十余丈，与宣武门南北相峙。正中最高的尖顶上，巨大的十字架高指蓝天；正面门额，神光彩饰围绕着三个大大的拉丁字母：IHS——救世主耶稣的名字。教堂在六年前破土动工，按当时欧洲盛行的纤缛瑰奇式（Barockstil）建筑式样修造。落成的日子，京师的满汉百姓成群结队，如潮水般涌来，观看北京古城里前所未见的建筑奇迹。

浩大而庄严的天子仪仗，就停在了教堂门前。古老而富有东方彩色的华美卤簿、典雅深沉的乐曲，与崭新的欧式建筑、高耸的教堂尖顶，形成了奇特的对比。教堂拱形大门的台阶下，钦天监监正、皇上亲自赐号“通玄教师”的德国神甫汤若望，头戴蓝宝石顶戴的朝帽，身着绣孔雀的朝褂，项下一挂青金石朝珠和一枚金色的十字架一同闪亮，正领着钦天监官员跪接圣驾。

静鞭三响，鸣赞官拖长声音喊道：“兴！——”

护军营骑兵们都跳下马背，端正姿势站好。

鸣赞官又喊：“拜！——”

乐队器乐齐鸣，奏起了《朝天子》。所有这红通通的一大片人，把街道挤得满满的，



全都匍伏在地，大气也不敢出。步舆的黄幔一掀，一个身穿明黄团龙朝袍，头戴小毛貂皮缎台冠、脚蹬蓝缎朝靴的少年，走了出来。

鸣赞官高呼：“朝！——”

近千人的嗓音，合成洪大的震天撼地的祝贺：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伏地的一片红蓝相间、如同厚厚的地毯似的人丛中，以金黄色衣着为主调的少年从容而立，不但显得高大轩昂，而且如黄金铸就的一般闪闪发光。他就是满洲入关后的第一代天子——顺治皇帝福临。

呼喊停息，福临缓缓下舆，庄重地走向教堂大门。他远远望见汤若望那部金色的大胡子，眼睛一亮，唇边闪过抑制不住的笑容，浑身一紧，眼看就要跑起来。很快，他又皱皱眉头，熄灭了一脸兴奋的光彩，恢复了原有的庄重。

一位少年天子。

福临今年刚满十六岁，团团的脸，细嫩而白皙的肤色，都还没有脱去童年的影子。高耸的鼻梁，细长的眼睛，眉尖上耸、眉梢略略下沉的黑眉，却已画出爱新觉罗氏直系子孙的特征。他的眸子非常明亮，光芒闪烁不定，在欣喜或发怒时，黑瞳仁的光泽象火焰一样炽热灼人。丰厚红润的嘴唇，轮廓清晰，总是湿滋滋的。唇的四周柔毛茸茸，还不能算是胡须。他走路轻捷有力，腰部很有弹性，这跟他爱好骑射有很大关系。只是，青春的步态被帝王的威仪压制着不能舒展，仿佛一道激流被束在狭窄迂折、布满巨石的河床中。

他走近汤若望。

“不知圣驾降临，有失远迎，吾皇恕罪！”汤若望用流利的汉语，说着一整套礼仪上规定的辞句。

“玛法，朕不是免你跪拜了吗？本想不让你知道，一直走到你住处的。”

汤若望起立，碧蓝的眼睛满含慈和的微笑：“皇上的八百扈驾足以动地摇山，若望虽老朽，也不会不觉啊！”

福临一笑，抢先登上台阶。汤若望连忙

随后相陪。御前侍卫、太监、三百多名鹵簿銮仪兵，仿佛一条长长的、越来越宽的楔形尾巴，紧紧贴在福临身后，跟进了大门，护军营兵马则在大门外守护。

皇帝亲临民宅，非常稀罕。福临亲政以来，只到郑亲王济尔哈朗府中去过一次。济尔哈朗是叔辈，又是太宗皇帝遗命的辅政王。而福临拜访汤若望，已是第五次了。

大门内有一片宽阔的空场，铺着整齐的石板，正可以放置那条金碧辉煌、五色缤纷的大尾巴。福临停步，向随从们平静而庄重地下令：“你们都留下，不必随行。”

“喳！喳！”那些跑得满头大汗的御前侍卫们，虽说都是贵胄子弟，年龄也大得多，却都一字儿跪下，恭敬领命。

一个身段细巧、面庞俊俏的红衣太监抢前一步跪倒：“启禀万岁爷，奴才们跟去侍候。”

福临一摆手，头都不回地大步穿过空场，走进辟有三座门的白色大理石凯旋坊。只有汤若望跟着他去了。

大清皇帝怎么会有一个日尔曼族的外国玛法呢？事情要追溯到福临亲政那年。三月里，福临率领几乎全部亲贵朝臣到口外行猎，仅郑亲王、巽亲王奉皇太后命留守京师。

一天，汤若望住处忽然来了三位满洲妇人，声称是郑王府眷属，因郡主患了重病，福晋不相信太医，想请博学知天象的汤若望医治。汤若望细心询问了郡主的症状，断定不过是春季最常见的感冒。他把一面十字架圣牌交给来说：“请郡主将这圣物挂在胸前，四天之内便可痊愈。”

五天之后，三位妇女又来了，拿三百两银子和五匹金线织锦酬谢汤若望，并尊他为神仙。因为郡主果然在四天内康复了。又过了五天，她们再来送钱。汤若望起了疑心，不肯接受。她们就大方地把这笔钱捐给了教会。

不久，一位蒙古妇人拜访汤若望，捐给他一笔更大的款子。汤若望说他从不接受来历不明的捐赠，这才迫使她吐露了真情：她

的女主人，便是当今皇上的母亲庄太后。那位患病的郡主，是即将立为皇后的蒙古格格，也是皇太后的亲侄女。她又说，皇太后感激汤若望，今后要象对父亲一样礼敬他，愿时时听从他的指教。

汤若望虽然很惊奇，却不失时机地请这位蒙古妇人向皇太后转达一个对他的传教事业至关重要的忠告：皇太后是一国之母，迷信喇嘛僧徒是不明智的，会遭到有学识有理性的人们的非议。

皇太后很快就差人答复了汤若望这位义父：她不能立刻斥退喇嘛僧徒，只能渐次施行，但决不会允许他们干预国家政事。

这“父”与“女”从此竟以礼敬相崇尚，直接影响到皇太后的亲子顺治皇帝。十年前，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在入关进京的战乱中保护了汤若望，并把他作为博学多才的天算学家推荐给朝廷。后来他又向年轻的皇帝引见这个高大的蓝眼金发外国人。第一次见面，福临就被这位传教士的仁慈的长者风度、渊博的学识和明睿幽默的谈吐迷住了，极其赞赏母后和范大学士的眼光。

当年九月，皇帝大婚，汤若望不辞辛苦在宫中随同诸王群臣参加繁缛的典礼，以六十岁高龄而支持终日，使皇太后和皇帝都很感动。之后，汤若望又亲自到宫中庆贺他的义女新近因皇上大婚所获的尊号，得到福临母子更深的好感。于是，大婚后的福临，第一次亲自拜访了汤若望，并从此称汤若望为玛法。

两年以来，他们之间的情谊与日俱增，就连沟通他们的引线人——那位“郡主”、后来的皇后被废，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汤若望在朝廷里、在皇太后和皇帝心目中，地位越来越高。福临这么高兴来找他的汤玛法，就是明证。

福临通过有天篷遮盖的大理石游廊，穿房越室，走得飞快，不时停下脚步，微笑地等候汤若望。

“玛法，我不去客厅，那儿让人感到太客气。啦到你的住处去吧！”

“哦，好的。”

汤若望的卧室更象是一间书房。高大的到顶书橱布满四墙，满满地装着拉丁文、罗马文、西班牙文、荷兰文、葡萄牙文和德文的各种书籍，更有一函函线装的汉文、满文书。书桌又大又阔，整齐地摆放着文具和玻璃器皿：烧瓶、量杯、试管。可称为装饰品的只有两样：一块安了乌木圆座的二尺高的天然水晶山，上面镌刻了几位朝中名书法家的题字，分外秀雅莹澈；一条五寸多长的木制双桅帆船模型，极为精巧。房间布置高雅朴素，唯有那张铺着洁白被褥的大铜床，带点奢侈的味道。一进门，福临竟自按照满洲人的习惯，盘腿坐在这张床上，说：

“玛法，我早就想坐坐这张床了。它看上去又宽大又轻软，还很暖和！”

福临说着，拿过床头两个又厚又大又蓬松的枕头，垫在自己两肘下，开心地笑着。

汤若望沉默片刻，认真地说：“修士是不应该睡这样舒服的床的。上了年纪，对自己放松了，这真不可宽恕！”

“玛法，这是应该的呀！”福临惊异地扬扬眉毛：“你都年过花甲了。”

“哦，皇上，你坐了这床，老臣就必须另找上帝命我坐卧的地方了。你看，”汤若望指着室内的座椅、凳子，那都是福临前次坐过的，已经用金黄色的布封盖，不能再坐。臣民见到这样被封蒙的座位，应该叩头。而福临象所有不安分的男孩子一样，东坐坐、西坐坐，使得一屋坐具几乎全都封蒙了。汤若望接着诙谐地说：“我得吊在天花板上读写和睡觉啦！”

福临哈哈地笑了：“玛法，你还管这些劳什子礼节？你爱坐哪儿，尽管坐！……噢，这船多漂亮呀！”

汤若望见福临拿起双桅帆船模型翻来覆去地看，爱不释手的样子，笑道：“皇上喜爱，老臣敬献。”

“真的？”

“不过，不是这一只，是和它一模一样，比它大一百倍的真船，真正的莱茵河上的双桅帆船！”

福临高兴得满脸放光，喊道：“玛法，你太好了！我要驾着它游遍三海，网鱼钓鱼，该多畅快！……”

汤若望慈爱地微笑着，望着热情真率的少年，不由得用他纯正的日尔曼语低声吟哦：“哦，他的发如冬之夜的黑，他的颈如夏之雪的白，他的脸如晨光之红……”

“玛法，你在说什么？”

汤若望把诗句译成汉语告诉福临。福临快活地笑了：“是在赞美我吗？我有这么美？……可是夏天怎么会有白雪？”

汤若望告诉福临，在他的祖国的南方，阿尔卑斯山的皑皑雪峰，终年矗立在蓝天之下。说得福临心驰神往，刚想拍手称赞，又皱皱眉头，自觉忘形，便收敛了轻狂，沉静地笑道：“玛法，我要告诉你一些好消息！”

汤若望频频点头。福临一进凯旋坊，他就觉察到皇上那按捺不住的兴奋。

“饶州大盗曹志攀归顺！江南顽寇徐可进、朱元归顺！郑成功手下又有两路兵马归顺！”福临眉宇间一团喜气，振奋地挥动着胳膊，说出的话一句比一句有劲。

“哦，上帝保佑！”汤若望仰面向天，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仁爱，是君主的最大美德！”

“自去年五月，至今不过半年有余，见效如此之速，足见施仁政方能得人心，得人心才可治天下！”刹那间，福临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仿佛突然长大了十岁，成了一个精明、智慧、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玛法，你和范大学士一样，有功于社稷！”

满洲入关后，一直凭借武力和屠杀征服天下。然而越征越不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处处掀起反抗的怒潮，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到了顺治八年，由于连年征战，军费浩繁，朝廷财源枯竭，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刚刚亲政的福临，也和勋臣贵族们一样，以为凭借剽悍善战、凌厉无前的八旗劲旅，定能打平天下。顺治九年，桂林失陷，定南王孔有德败亡；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奉命征讨湘黔，又全军覆没。这丧师失地、两败名王的惨败，震动了朝野，也震动了十四

岁的福临。

经过昼夜焦虑、寝食俱废的痛苦思索，福临才真正懂得了这几年苦读圣贤之书所获得的治国之道：应该把历代英主行之有效的仁政付诸实施，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当幌子。他带着急于图治的强烈愿望，反复咨询各种见解。在皇太后的支持下，他终于采纳范文程和汤若望的政见，放弃了徒恃军威的“勤兵黷武”，采取了招降弭乱的“文德绥怀”，从而完成了他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大转折。

从顺治十年五月开始，他发下一系列諭令、敕书、诏告，招抚郑成功、南明永历及全国各地的抗清兵马，言词诚恳，条件优妥。不过九个月，就见到这样巨大的成效，福临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啊！

汤若望完全理解福临的心情，欣慰地说：“这是上帝的启示，他永远保佑仁德的君主。皇上，你的选择是你一生最伟大的事件，是一个伟大君主的起步！”

福临脸色微微泛白，眼睛亮得惊人，全身振奋，好象生了翅膀，就要飞起来似的：“我要勉力做一个有为的君主，一个仁德之君，就象汉武唐宗、宋祖明祖！……玛法，我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君主吗？”

“为什么不能！”汤若望微笑着，快步走去，指着一面书橱上贴着的那张五颜六色、标满拉丁字的世界全图：“看这里，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兰西，是个欧洲大国。它的君主路易十四和皇上你同年，也是六岁登基。法兰西远没有中国广阔，路易十四至今尚未亲政。他和他的父亲两代君主，都因为有能干的首相，使法兰西日益强盛，如今已在美洲和印度，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些海上强国争雄了。这两位首相都是红衣主教，一位叫黎世留，一位叫马扎罗尼……”

福临轻轻一笑，道：“他俩也如玛法这么博学多才，知晓天象吗？”

汤若望一怔。少年皇帝的敏感使他多少有些狼狈，但他立即笑道：“他们是世代相承的主教，不象若望身为客卿。……或许有一天，皇上将与路易十四相遇于海上。我皇上雄才大略，必能……”